

鑄經史於怪談： 《傳奇·甯茵》化典謀篇之知識體系探析

鄧郁生*

摘 要

在唐代流行一時之精怪聚談故事，向因其「諧隱」手法及不明確之思想含義，而被定位為「娛玩」、「炫學」之作；然在部分「化典成文」之小說中，緣於借事「托寓」之文學手法，將可能使作品別具深意。本文試以裴鉞所撰《傳奇·甯茵》為考察對象，一一追溯並分析其所化用之典故，從而枚舉許多嚮往事功、攸關風教之古人古事，鏡照出作者之「兼濟」圖志。而在歸納出作者之閱讀書單後，可探知其幼學《蒙求》、長攻三史五經之讀書歷程乃與朝廷之科舉考試息息相關，並在經史「資治」價值之召喚下，流露出作品「不言之言」的用舍抉擇。因此，〈甯茵〉除具備文藝賞玩之創作自覺外，在掀去牛言、虎語之怪談外衣後，將可窺見作者少時奮身仕途之宏志。

關鍵詞：傳奇、甯茵、諧隱、精怪、典故

* 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Fuse Classics and History into the Odd Tale: An Analysis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about Allusion Used by “Ning Yin” in *Chuan Qi*

Deng, Yu-Sheng

Adjun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Tang Dynasty, monsters' stories were popular for a time. They were regarded as entertainment and flaunting works because of their “Xie-Yin” technique and undefined ideological meaning. However, in some novels which used allusions, these works may have another deep meaning owing to their allegory art. This paper tried to make a survey of “Ning Yin” in *Chuan Qi* that be written by Pei Xing, traced the source of allusions in this work, and analyzed them one by one. After that, it found out many allusions which state ancient things about being eager for establishing feats, enlightenment for people. By these discoveries, the author's aspiration for helping the world will come out. On the other hand, this essay generalized the booklist, which the author may have read, including *Meng Qiu*, “Sanshi,” “Wujing,” and so on, considered that the booklis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urthermore, under the call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from classics and history, this work exactly reveals the author's choice of being an official or not.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the creative consciousness with a funny style, when the weird coat of “Ning Yin” was taken off, we will espy the author's ambition for chasing an official career when he was young.

Keywords: *Chuan Qi*, Ning Yin, Xie-Yin, Monster, Allusion

鑄經史於怪談： 《傳奇·甯茵》化典謀篇之知識體系探析

鄧郁生

一、前言

有唐一代，許多小說之寫定往往源於文士們行旅期間的談天說地，沈既濟、李公佐嘗分別以「晝讌夜話」、「徵異話奇」表明〈任氏傳〉與〈古岳瀆經〉之故事由來，顯然唐人對於記載異聞有著濃厚興趣。¹此一故事交流場域誠為小說家靈感之重要來源，許多異采紛呈之作品率皆由是而生。然當故事由口語步入書面，揉入作者情思，則其事便非徒言奇述詭而已。沈既濟以「著文章之美，傳要妙之情」標榜其作「不止於賞翫風態」，李公佐託古書、先王（禹）以驗證傳聞，亦有意「聖化」其事，流露出以知識包裝異聞之企圖。此外，李肇更曾以「良史才」之美名肯定〈枕中記〉、〈毛穎傳〉²，一眼覷定其隱於夢魂、物魅等怪異外衣下之才學與見識。事實上，唐代文人生活在科舉制度所營造之文學環境中，習於帶著自身之豐厚學養來審視創作，小說儼然是作家炫逞才識、抒情詠懷之筆耕園圃，在述異話奇之餘，業已展現文藝賞玩的創作自覺。

在此文學氣候下，妖故事之書寫亦漸擺脫「記異」為宗之窠臼，許多作品開始

¹ 宵話徵異之說請參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15-16。〈任氏傳〉、〈古岳瀆經〉文分見宋·李昉主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卷 452，「任氏」條，頁 3697；卷 467，「李湯」條，頁 3845。篇名據程毅中。下引其書僅標示為《廣記》某卷及頁碼，不另加註。

² 「沈既濟撰〈枕中記〉，莊生寓言之類；韓愈撰〈毛穎傳〉，其文尤高，不下史遷。二篇真良史才也。」見唐·李肇：《唐國史補》（臺北：世界書局，1962），卷下，頁 55。沈、韓二人皆曾任史官，必然熟稔史書，〈枕中記〉化用「李斯東門黃犬」之嘆，〈毛穎傳〉化用「蒙恬造筆」之事，皆源自《史記》，李肇之說誠信然有據，並可佐證唐人好「以知識包裝異聞」的化典手法。

走向「文人化」，狐妖木魅遂為湧現作家才思之文學符碼。特別是一些幻設精怪聚談之故事，將妖物置裝為熟擅經史詩文之才士，既烙印深刻的文人情懷，亦與唐人「晝讌夜話」之風氣不謀而合；至若其對談內容，則佈置關乎精怪原形之隱語，體現出某種生活情志、諧趣或文趣。李鵬飛和李劍國嘗分別以「諧隱精怪類型小說」、「興趣主題」統括之，揭櫫此類小說熱衷「諧隱」手法及「以文為戲」之特質³；康韻梅則從小說中「詠懷言志」之詩歌補充認為，此類作品固以「娛玩」為要，但仍夾雜著些許抒情、諷刺之托寓色彩。⁴康氏對作品中「詩筆」之反思提醒我們，精怪聚談故事在講究「文章之美」後，不無寓含「要妙之情」的可能；而在文人充滿知識學問之生花妙筆下，嵌於文章中的某些特定詞彙，或許亦存在著作家隱而未顯之心聲，有待吾人進一步探掘。

不容諱言，文學創作在遣詞用字當下，自有其一定的藝術追求，泛覽唐代之精怪聚談故事，確有不少作品利用文史典故來營造「諧隱」之「文趣」，「炫學」意圖不言自明。唯此攸關作家經史學識之謀篇方式，既存在其對典故之主觀擇取，典故本身的話語亦有驅動作家心志的作用，在正式下筆成文前，二者之互動已先驗地決定了作品的部份基調。申言之，所謂「化典」者，乃是一種「借彼言此」之隱喻手法，作家一方面透過典故來強調、類比其所欲表達之意念，可視為其情志之代言；一方面則又不免受到典故本身知識體系之薰陶，尤其是史事之化用，緣於中國史書中立場鮮明的史家論斷，作家已於無形中接受其思想引導，甚而在長期攻讀過程中內化為其生命情思的一部分。由此看來，精怪聚談故事中頻繁出現之文史典故，除了彰露才學與文趣外，作品如何複讀典故所展現之倫理價值，當亦是一不可忽略之研究課題。

³ 李鵬飛認為此類作品主要透過描述物性、賦予爵名雅號以及戲仿史傳文等方式來隱示精怪原形，絕大多數不太注意故事情節之經營。詳李鵬飛：〈唐代諧隱精怪類型小說的淵源與流變〉，《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51-87。下引其說僅標示頁碼，不另加註。李劍國亦主張其中並無明確之思想含義或情感趨向，它們的功能在供賞玩，使讀者感到愉悅滿足。詳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頁 78-82。

⁴ 參康韻梅：〈娛玩、逞才、托寓：唐小說精怪聚會賦詩敘事探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2014.5），頁 93-94。下引是文僅標示頁碼，不另加註。

本文擬以裴鏘所撰《傳奇·甯茵》為探討對象。⁵裴鏘生卒年不詳，嘗於懿宗咸通年間（860-873）為靜海軍節度使高駢掌書記。是文偽立牛、虎二妖夜訪甯茵，相與論談宴飲，行筆間不斷暗示妖物原形，展現作者豐厚學識，堪稱熟用典故之翹楚。王夢鷗推論此篇為裴鏘早年讀書求仕、待價而沽之作，謂之「隱語詼諧之戲筆，亦為唐舉子常製之短章」。（頁 77）⁶李鵬飛、康韻梅亦分別將之定調為「純粹物謎」（頁 85）及「炫學」之作（頁 89），大抵皆把握了〈甯茵〉致力於文學自覺的藝術成就，提出深具慧眼的真知灼見。然而，一如前文所論，典籍除了是士人學識之來源外，亦對其性情思想有著潛移默化之效。裴鏘搜索枯腸化用諸多事典，既展現研經鑄史之淵博學識，同時亦透露其留心科第之企圖；吾人只要深究〈甯茵〉所化「田單破燕復齊」、「班超投筆從戎」等事典，便不難發現諸般故實所展現之人物情志，洵與躊躇滿志之青年裴鏘相遙契。過去，我們或許習於將文學作品究屬「寄託」或「戲筆」判為涇渭，以致顧此失彼，忽視二者並存之可能。而〈甯茵〉「鑄經史於怪談」之創作方針，融嚴肅與詼諧於一身，實兼有「寄託」、「戲筆」之雙重標籤，在前人揭示其「娛玩」、「逞才」之特質後，嘗試從文史典故之考察，管窺裴鏘之知識培養與信念形塑，進而挖掘其寓託之心聲，當不失為另一拓見作品全貌之研究途徑。

⁵ 文本詳見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與傳奇校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頁 103-105。本文凡引〈甯茵〉文字悉出自此，不再贅述出處；下引其說亦僅標示頁碼。王氏書乃據《太平廣記》卷 434 而校，晚近雖有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一書，於〈甯茵〉多有文字校訂，若「每讀春秋『至』穎考叔挾輜以走」、「讀東漢至於『光武』新野之戰」等，『』所增改之文字確有助於文句通暢，然並不影響文意；至於「空懷『陷』犢之悲」及「遠祖『故』婕妤」，或失卻典故原貌，或於文意有損，皆未若王氏書「舐犢」、「遠祖固、婕妤」恰當，故未從之。

⁶ 王氏以裴鏘對道術興趣之深淺，參以其生平經歷，將〈甯茵〉、〈孫恪〉、〈崑崙奴〉、〈聶隱娘〉、〈韋自東〉等篇歸為早期作品，認為「其始不過賣弄詩文，表述怪異，用以投獻公卿之門。但自〈封陟〉篇，已兆其悔不學仙之意；至於〈裴航〉，則似已決意求仙，不復留心科第矣。」（頁 90-91）

二、〈甯茵〉對「人妖聚談」故事之借鑑與重構

〈甯茵〉一文敘牛、虎二妖化作人形，到訪書生甯茵舍邸，三人於斯談飲抒懷，吟詩下棋，對話內容包括學問、志業、家世及酒後爭執，是篇充滿人文氣息的妖怪故事。全文大抵符合傳統妖故事「出現—經歷—消失」之言述架構，並藉由二妖衝突與不歡而散之結局來製造戲劇張力；然其對話內容因涵攝豐富之文史知識，實已大大擺脫「粗陳梗概」、「稱道靈異」之舊製⁷，在「說故事」之目的外另闢宣吐才情的寫作路徑。要言之，〈甯茵〉在沿襲傳統妖故事敘事框架之餘，更將焦點轉移至人物的聚談內容，從而顯露作者才學。而其多元的對話內容復與許多前文本形成交互參照之意義，在討論「人妖聚談」故事之承衍遞變上，是相當重要之事例。以下嘗試歸納晉唐該類故事之敘事型態，並探究〈甯茵〉在這些作品中有何因襲與創新。

（一）六朝之「人妖聚談」故事

殆緣於「談玄」、「月旦」風氣之盛，人與妖怪交遊聚談之故事在六朝已出現數例，《搜神記》「燕昭王墓斑狐」、「董仲舒察狸怪」二事堪為代表，咸敘妖物化人拜訪當世著名學者，相與談論經史奧義，卻因風采過人而致啟疑竇，最終被拆穿其狐狸身分。⁸謝明勳稱此類故事為「精怪自炫其智與人爭強賭勝之『鬥智』類型」，始則刻劃精怪識見非凡，炫人耳目，終則安排學者識破精怪原形，達到宣揚「博識人物」之目的。⁹簡言之，六朝該類故事之作者乃藉由人妖「較量學問」之聚談，在「後來居上」之陳述策略下，神化其筆下之博學鴻儒，張、董二人亦遂以「博識人物」之

⁷ 語見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頁59、35。

⁸ 二篇原文詳見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頁296-298、306。案：「燕昭王墓斑狐」事在六朝嘗先後見載於干寶《搜神記》及吳均《續齊諧記》，後分別為《御覽》（文簡）、《廣記》（文詳）所引。據王國良所考，《廣記》題云「出集異記」乃後人傳抄翻刻致誤，宜為「出續齊（諧）記」。參王國良：《續齊諧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頁11。今輯校本「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一段當屬《續齊諧記》文字。「董仲舒察狸怪」事亦先後見載於《搜神記》、《幽明錄》，後者文字較詳，「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一語屬之。

⁹ 參謝明勳：〈六朝志怪小說之「博識人物」試論〉，《六朝小說本事考索》（臺北：里仁書局，2003），頁11。下引其說僅標明頁碼。

姿示現於志怪小說中。

至如「較量學問」之具體內容，「燕昭王墓斑狐」文曰：「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蹟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摘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董仲舒察狸怪」文云：「與論五經，究其微奧。」皆未將敘事任務交予故事中人，而是由作者逕以「講述」(telling)手法一筆帶過，並未「顯示」(showing)¹⁰詳細的談話內容。事實上，就宣揚「博識人物」之敘事目的而言，狐妖博學之談吐確為較次要之書寫；反而在描述學者解開精怪秘密之轉折處，作者有明顯的對話安排，如張華謂孔章云：「此必真妖也，……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董仲舒向訪客言：「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鼯鼠。」突顯出張、董二人對「神秘知識」之掌握，可視為他們身為博識人物之標誌。¹¹不過這已超出人妖「較量學問」之範疇，在比劃經史之回合，確由妖怪取得勝利。而故事安排窮究經史、博學多聞之狐妖終究敗給當世博識名儒，似亦暗示在描寫人妖聚談之六朝志怪中，對博識人物所擁有「方外知識」之重視與彰顯¹²，尤甚於世俗之「經史知識」。

(二) 唐代之「人妖聚談」故事

人與妖怪交遊聚談之故事到了唐代別有發展，質與量均有飛躍性提升，作品計有〈東陽夜怪錄〉，《玄怪錄》所收〈滕庭俊〉、〈來君綽〉，《博異志·岑文本》，《宣室志》所收〈獨狐彥〉、〈盧郁〉、〈崔穀〉、〈張鋌〉，《傳奇·甯茵》，《瀟湘錄》所收〈張珽〉、〈賈祕〉、〈馬舉〉、〈姜修〉，《大唐奇事·管子文》，《纂異記·楊禎》，《西陽雜俎·崔玄微》，《乾驥子·薛弘機》等，大抵描述妖怪與凡人談飲、論學、賦詩、

¹⁰ 所謂「講述」即以作者之口吻做大意摘要，而「顯示」最純粹之形式則是安排角色在引號裡說話。參〔英〕David Lodge 著，李維拉譯：《小說的五十堂課》（臺北：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166。

¹¹ 謝明勳云：「但凡對眾人不解之異事、異物，能夠提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之解說，且能令眾人信服者，皆可以『博識人物』視之。」（頁2）

¹² 謝明勳認為，六朝志怪博識人物故事蓋為方士「自神其說」之具體呈現，並與六朝人追求神仙、冀求不死之文化心態息息相關。而在方士別有目的之編纂，以及人們好奇尚異之風影響下，該類故事所言之神異之說遂得以廣為流傳。（頁35-41）

言志，展現其才識與性情。李素娟認為這類作品乃小說家炫耀才學之產物，並因應時代風氣，將談辯內容從六朝的經義玄理延伸至詩歌。¹³康韻梅更指出：「這樣的文本不僅是為詩文之才的展現，同時必須有龐大的知識系統支撐，顯示出撰作者的學力，如此便彰顯出炫學逞才的撰作意圖。」（頁 89）易言之，故事刻劃人妖聚談之目的不再是為突顯博識人物，而是將焦點放在摹寫妖物，從而展現作者對妖精原形之學識涵養及詠物能力。

檢視上述唐代作品，悉採「出現－經歷－消失」之言述架構，其中，描寫人妖聚談之「經歷」部分所費筆墨甚多，常見內容大致有三，略述如下：

1、自顯才情

妖物依其原形之屬性暢言自身才學與宏願，是該類故事最常見之談話內容，例如〈東陽夜怪錄〉敘八隻畜怪於佛寺中聚談吟詠，自我抒懷；〈盧郁〉敘一石火通妖化身老姥拜訪盧郁，展演其吞火之術；〈賈秘〉敘七樹精各言其志，表露濟世之心；〈馬舉〉寫一棋盤妖化作老叟，向武將馬舉講述兵法將帥之道；〈管子文〉寫一筆妖化作書生管子文，向李林甫談幸輔治國之道；〈薛弘機〉寫樹腹中藏經之柳妖化人，與隱士薛弘機切磋古今，話論經史。而除言談之外，亦有採賦詩言志之形式者，包括〈東陽夜怪錄〉、〈滕庭俊〉、〈崔穀〉、〈崔玄微〉、〈薛弘機〉等，詩句多暗示妖物原形，而又兼寓寄個人情懷。

2、追述祖業

對話過程追述家世祖業之例包括〈東陽夜怪錄〉、〈來君綽〉、〈岑文本〉、〈獨孤彥〉、〈盧郁〉、〈姜修〉、〈楊禎〉等，如〈獨孤彥〉之甌妖云：「吾之先，陶唐氏之後也。唯陶唐之官，受姓于姚曾者，與子孫以字為氏，故為曾氏焉。」（《廣記》，卷 371，頁 2947）又如〈楊禎〉之燈妖云：「某燧人氏之苗裔也。始祖有功烈於人，乃統丙丁鎮南方。……漢明帝時，佛法東流，摩勝、竺法蘭二羅漢奏請某十四代祖，令顯揚

¹³ 參李素娟：《唐人小說中變化故事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頁 112。

釋教，遂封為長明公。」（王夢鷗，頁 31）斯可謂搜索枯腸，致力於勾勒妖物原形之歷史系譜，展現出作者豐厚的學識涵養。

3、起釁結隙

描述磨擦與爭執之例主要有〈東陽夜怪錄〉、〈崔玄微〉、〈張鋌〉、〈張斑〉。〈東陽夜怪錄〉中的貓狗不合是動物習性之展現，〈崔玄微〉敘風妖欺壓眾花精則設想自強風摧花之自然現象。〈張鋌〉寫張鋌誤入巴西侯府，遭到虎妖半開玩笑式的吃人威脅；〈張斑〉敘張斑與眾妖鬼在壤塚中聚談，卻因人妖殊別之論而產生衝突。這些紛爭情節誠有裨於故事之曲折宛轉，同時也是作者根據物相本質之創意發想。

整體而言，唐代的人妖聚談故事戮力於對話內容之經營，相較於六朝志怪的同類作品，言述技巧普遍採用「顯示」(showing)，讓飽讀詩書的妖怪「掉書袋」，真正吐露出經史知識的內涵。談話內容則多圍繞著「用舍」議題，言述重點已由方外走回人間。而在每一段類似妖物自我觀照的書寫中，緣於作者對經史知識之活用，話題亦因之延伸出更多觸角，故事題材顯得豐富而多元。

（三）〈甯茵〉之因襲與創新

文學作品向來是作家個人經驗與文學傳統結合之產物。〈甯茵〉所敘牛妖追憶少年時「競生頭角」之用世情懷，虎妖歷數班氏先祖「英傑間生」之傲人功勳，「二斑飲過，語紛拏」之相互謾罵，三人各「賦詩一章」之表明心跡，以及甯茵讚賞斑特詩後「寅怒」、「特亦怒」之言語交鋒，諸般聚談內容對照上述唐代作品，在自顯才情、賦詩明志、追述祖業、起釁結隙等情節上實一脈相承，顯然深受當時寫作風氣沾溉，可視為裴鉞構設〈甯茵〉時所參照之知識體系。

在所有唐代人妖聚談故事中，〈甯茵〉對〈東陽夜怪錄〉祖式最深，於故事模式及藝術手法多所借鑑，李劍國嘗稱〈甯茵〉「事類〈東陽夜怪錄〉」¹⁴，確乎其說。然除聚談內容相仿外，〈甯茵〉在「聚談人物」之設定上則與〈東陽夜怪錄〉有所出入。

¹⁴ 見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頁 866。李鵬飛（頁 70-71）、康韻梅（頁 88-89）亦如是說，可參看。

〈東陽夜怪錄〉中的妖物如「一志在歸耕」的朱中正，原為莊家欄中「瘠牛」，「且學志人知白黑」的苗介立，原為麥堆上「大駁貓」，若就朱、苗二人所立之「志」而言，分別代表「退」與「進」之人生選擇¹⁵；然若就精怪原形而言，身形瘦弱的老牛猶望歸耕，毛色不純的大貓欲辨白黑，妖物之「本相」使其自我「期許」顯得如此不切實際，諧謔性的落差令人莞爾不已。而夜間高談闊論的文雅之士，待天明後遽轉為破屋閑莊之老弱禽畜，此一荒謬至極的真相大白，對於整夜參與妖精聚談而「賞激無限」的成自虛而言，宛如故事尾聲那道劃破暗穹的「遠寺撞鐘」，敲醒其甫建立並推崇的文學美感與價值。方韻慈以為，〈東陽夜怪錄〉在唐代諧隱作品之系譜中，已跳脫韓愈〈毛穎傳〉所開啟之「感士不遇」主題，而較貼近《玄怪錄·滕庭俊》所呈現中晚唐文人對「以文立身」的茫然與質疑。¹⁶其說可採。

至若〈甯茵〉對「聚談人物」之設定，斑特原為廢莊內老牛，化身為生不逢時的「老倒」耕徒，言談中散發少時蹈厲奮發之雄心，以及有志不獲聘的悲老憾恨，形象與〈東陽夜怪錄〉裡渴望歸耕之牛妖朱中正迥然有別。斑寅則原為深山猛虎，化身為「因有過，竄於山林」而「偷生」之武人，形象類似〈南柯太守傳〉中「因使酒忤帥，斥逐落魄」的淳于棼，言談中頗以先祖之豐功偉業自豪，曲折地填補其現實不得志的內心空缺。進言之，牛妖垂老歸耕而憶少壯，虎妖遭斥入山而話祖業，老牛、山虎之本相與其化人後的心緒自剖並不扞格，且能由是生發「不遇」之慨，人物形象之設計實與〈東陽夜怪錄〉各異其趣。關於唐代精怪小說中的不遇主題，康韻梅嘗指出，〈姚康成〉、〈元無有〉、〈滕庭俊〉、〈崔穀〉等作品多從器物之原形歌詠其功能，並在器物衰敝之情況下感嘆時不我予的閑置，可視為失意文人的心靈投射。（頁 93）餘如〈獨狐彥〉、〈賈祕〉等篇亦皆言及「用舍」，儼然成為時人所關注

¹⁵ 「試看文中諸怪：牛、驢、橐駝、刺蝟有所不為，可視為狷者；貓、狗、雞較為進取，可視為士之狂者。……進取者，以家世、才學彼此較勁；有所不為者，以退耕山林、回歸自然相互安慰。」見方韻慈：〈假笑意以寄筆端——論〈東陽夜怪錄〉諧謔書寫的價值與意義〉，《臺大中文學報》51（2015.12），頁 134。

¹⁶ 參方韻慈：〈假笑意以寄筆端——論〈東陽夜怪錄〉諧謔書寫的價值與意義〉，頁 135-137。其指出，小說以成自虛「如喪魂者」之感受瓦解了唐人「以文藝能力決定高下」之價值觀；小說所欲標榜者，或非文學之致用，而是作品所展現淋漓盡致的修辭藝術。（頁 134）

之生命課題，〈甯茵〉描述二妖感發不遇，誠有其文學慣例存焉。

另一方面，這場人妖聚談的東道主為書生甯茵，因其「吟詠庭際」之文人特質，陸續吸引二妖來訪。該故事模式頗異於〈東陽夜怪錄〉，而較接近〈岑文本〉、〈薛弘機〉、〈崔穀〉、〈馬舉〉、〈姜修〉、〈管子文〉等文，咸將故事設計為人類之性情或職業召喚來精怪的同道中人。而〈甯茵〉中的甯茵並非有身分地位之人，乃是一名「棟宇半墮，墻垣又缺」的苦讀秀才，或因此，更能同理在生活中受挫的二斑，樂於將自己的房舍提供為顯露才情之舞台，透過吟詩言志，象徵性地補償二斑在現實的不滿。事實上，二斑「不遇」之處境乃晚唐文人普遍遭逢之難題，蓋當時科舉積弊已深，文榜私決於權貴，寒門士子難有晉身機會¹⁷，裴鏘的人物設定不無批判晚唐科舉不公之意味。

然而，甯茵並非悲不遇之人，設若此文確如王夢鷗所言，是作者裴鏘早歲習業、留心科第時所作，則山中夜讀之甯茵殆為作者生活景況之投射。他與牛、虎二妖之情志實更類似〈賈祕〉之安排，文中七樹精「皆負濟世之才而未用於時」，賈祕則為「韜蘊而方謀仕進」之書生（《廣記》，卷 415，頁 3382），借彼觀此，甯茵亦當屬待價而沽之奮勉青年，並為裴鏘少時心緒之投射。作品中目不暇給之文史知識已將這場人妖聚談建構為吐納才學之場域，反映出作者未顯之時的蘊奇蓄響，他對「以文立身」的仕進之路仍抱有興趣與期待。且觀〈甯茵〉揭露二斑原形之尾聲，甯茵並未如〈東陽夜怪錄〉裡的成自虛失魂落魄，反而離開山莊而「歸京」，此一生命動向無異宣告：當時的裴鏘所孜孜念念者乃是唐代舉子習見的讀書求仕，而這場人妖聚談則是他學習成果的實力展現。

¹⁷ 《玉泉子》載相國裴坦主文柄，其二子議榜於私室，「所與者，不過權豪子弟，未嘗以一平人藝士議之。」見唐·闕名撰，陽羨生校點：《玉泉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 71。

三、〈甯茵〉對文史知識之化用與再生

《文心雕龍·事類》云：「夫經典沈深，載籍浩瀚，實群言之奧區，而才思之神皋也。揚班以下，莫不取資。」¹⁸化用經籍中的事典可謂中國文學源遠流長之書寫現象，此不僅可襯托作者之論述，亦能增妍詞句，厚實文章內涵，供讀者逐文玩味其底蘊。〈甯茵〉是篇事典密度極高之小說，裡頭包藏著作者豐富之閱讀經驗，是其認知、理念之委婉託寄，甚而隱含文章未及明言之奧秘。因此，有必要將隱於〈甯茵〉中之事典逐一溯源，考述其原始意涵及在小說中的再生意義。

（一）桃林斑特處士

此為〈甯茵〉中牛妖來訪時之自稱。「桃林」語本《尚書·周書·武成》，文云：「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¹⁹並見載於《禮記·樂記》、《史記·周本紀》等。乃敘武王克殷後，止戈以讓百姓休養生息，小說化用此事，以「桃林」作為斑特族望，兼取牛卸甲歸田、放諸山林之意，表斑特不復用世之寂落形象。

斑特之「特」意為公牛，多用於祭祀，如《尚書·舜典》：「歸格于藝祖，用特。」（卷3，頁38）《禮記·郊特牲》：「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卷25，頁480）《史記·五帝本紀》：「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²⁰然小說以「特」代「牛」，乃故弄玄虛以隱牛妖之真實身分，與祭祀之關聯不大。

（二）每讀《春秋》之穎考叔挾輶以走

¹⁸ 見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頁706。

¹⁹ 見清·阮元：《十三經注疏·尚書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卷11，頁160。本文凡引十三經書目悉出自此，下引諸經僅標示經書之名、卷次、頁碼，不另加註。又，〈武成〉篇未見「今文尚書」，學界已定案為東晉梅賾所造「偽古文尚書」（偽孔傳）25篇之一，參吳璵：《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9），頁5-6。唯孔穎達等據偽孔傳作《尚書正義》，使其於唐代定於一尊，此實唐人認知中的《古文尚書》。

²⁰ 見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3），卷1，頁24。下引其書僅標示卷次、頁碼，不另加註。

此為〈甯茵〉中牛妖自陳少時修業所讀之第一例，典出《左傳·隱公十一年》，敘鄭莊公伐許前夕於祖廟分發兵器，「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卷4，頁79-80)穎考叔因與人爭兵車而結怨，種下日後禍因。所謂「挾輶以走」，言穎考叔未待車繫駕馬即挾起車輶奔走，顯其心急。小說中的斑特殆讀至此，遙想若能參與其事，定當奮力拉起兵車，以建功勳，故云「恨不得佐輔其間」。

(三) 讀《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

此為〈甯茵〉中牛妖自陳少時修業所讀之第二例，典出《史記·田單列傳》，敘田單在齊國危急存亡之秋使用「火牛」奇計大破來犯之燕軍，並逐步收復齊七十餘城。小說化用其事，顯然有意暗示牛妖真實身分，並藉讚嘆田單之復國功勳，聊表斑特少時「競生頭角」的雄心壯志。

(四) 讀東漢至於新野之戰

此為〈甯茵〉中牛妖自陳少時修業所讀之第三例，典出《後漢書·光武帝紀》，乃敘漢光武帝劉秀起義反莽，「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²¹其事亦見《東觀漢記·世祖光武皇帝》。小說化取其事，同樣有暗示斑特原形之作用。而光武起兵春陵，騎牛野戰四方，牛無疑是其成就帝業過程中極具標誌性之援力；斑特自云「恨不得騰躍其間」，洋溢出建功立業的一片熱血。

(五) 空懷舐犢之悲

此為〈甯茵〉中牛妖自嘆老而無子之語。「舐犢」一詞典出《後漢書·楊彪傳》，敘曹操忌殺楊彪之子楊脩後，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為之改容。(卷54，頁1789)「舐犢」乃藉牛之習性來比喻父母對子女的疼愛之情，小說於此再度化用與「牛」相關之事典，斧鑿之痕甚明。

²¹ 見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卷1上，頁3。下引其書僅標示卷次、頁碼，不另加註。

而稱牛妖「空懷舐犢之悲」，雖與楊彪遭遇不盡相同，然無子相陪之冷清淒慘，情境極為相似。

（六）徐孺子弔郭林宗言

此為〈甯茵〉中牛妖追慕古人之最後一例。語本《後漢書·徐穉傳》，敘郭林宗丁母憂，徐穉（字孺子）往弔，「置生芻一束於廬前而去」，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卷 53，頁 1747-1748）徐穉「置生芻一束」之舉乃藉《詩經·小雅·白駒》之成詞來讚美郭林宗之賢德，而小說稱斑特雅慕徐孺子之言，則意在假「生芻一束」一詞以托寓，所謂「堪令諷味」，實雙關斑特對「詩句」及「乾糧」之咀嚼玩味，乃牛妖身分之再次揭示。

（七）南山斑寅將軍

此為〈甯茵〉中虎妖來訪時之自稱。文獻上將「南山」與「虎」聯繫始自《晉書·周處傳》，載時人將「南山白額猛獸」、「長橋下蛟」及周處並稱為「三害」，凶猛非常。²²唐人化用其事者如李白〈白馬篇〉：「弓摧南山虎，手接太行獠。」元稹〈代曲江老人百韻〉：「箭倒南山虎，鷹擒東郭兔。」²³咸藉其棘手之獵物形象，狀勇士英超絕倫。〈甯茵〉則假「南山」為斑寅之族望，取「虎中翹楚」之意來形容其人「氣貌嚴聳，旨趣剛猛」；而稱斑寅為「將軍」，或亦借用周處征戰沙場之武人形象，增添其出身之不凡。

又，斑寅之「寅」為地支第三位，屬虎，故取為虎妖命名；《傳奇》另篇〈馬拯〉釋土偶詩亦云：「寅人，虎也。」（王夢鷗，頁 167）是知為作者既有概念。地支與生肖結合之說不知起於何時，然遲至東漢王充《論衡》已有明確記載，十二屬相之說更普遍流行於南北朝，成為人們記生年的通俗方式。²⁴唐渤海填《廣德神異錄》云：

²² 原文詳見唐·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卷 58，頁 1569。「周處除三害」為晉事，嘗見載於《世說新語·自新》，唯文作「遭跡虎」而非「南山虎」。

²³ 二詩分見清聖祖御定：《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卷 164，頁 1699；卷 405，頁 4517。下引其書僅標示卷次、頁碼，不另加註。

²⁴ 參郭立誠：《中國民俗史話》（臺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頁 71-72。

「明年改元貞元，歲在丙寅。丙者火也，寅者虎也。」（《廣記》，卷 140，「僧普滿」條，頁 1011）顯然生肖紀歲之俗入唐依然深植人心，裴鏘援「寅」名虎，乃此生活常識之運用。

（八）吳太伯斷髮文身

此為〈甯茵〉中牛妖對斑姓由來之回答。「吳太伯斷髮文身」事見載於《史記·吳太伯世家》，記周太王欲立三子季歷，「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卷 31，頁 1445），別立一家。小說中斑特引述其事，蓋取太伯「文身」之舉而釋「斑」字，是作者蘸取腹中墨水之巧妙解讀，恰亦別立一家。唯此說固能釋「斑字」，「斑氏」之由來實於漢唐已有定說，非可妄生新義。裴鏘當然清楚班氏由來之正統說法，只是在此虛晃一招，以利接下來托斑寅之口來指正。

（九）斑氏出自鬪穀於菟

斑特以吳太伯「文身」事回答斑姓由來，其事雖嘗載諸《史記》，然與斑姓實不相涉，故而斑寅提出異議，對斑姓由來重新解釋：「老兄大妄，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鬪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命氏。」其說殆源自班固《漢書·敘傳》，文云：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菅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名穀於菟，字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²⁵

文中明言班氏先祖子文（即鬪穀於菟）嘗乳於虎，宜為班氏由來之正統說法。林寶《元和姓纂》「班」氏條亦云：

楚若敖生鬪伯比，伯比生令尹子文，為獸所乳，謂獸有文班，因氏焉。秦有班壹，避地樓煩，生孺，孺生長，長生回，回生况，况生稚，稚生彪。……

²⁵ 見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卷 100 上，頁 4197。下引其書僅標示卷次、頁碼，不另加註。「虎乳子文」之事原出《左傳·宣公四年》，王逸釋〈天問〉「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句下亦載是說，可參看。

况女為成帝婕妤，徙平陵。彪生固。²⁶

是知〈甯茵〉所謂「文斑之像」及「遠祖固、婕妤」，誠有確實之依據。

《元和姓纂》為唐代姓氏譜牒專書，此類書籍自太宗命高士廉纂修《氏族志》以來，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²⁷，反映唐人對姓氏血統以及職爵尊卑之重視。其敘列先祖祿爵之書寫慣例，恰亦與部分唐人小說不謀而合。程國賦嘗舉〈遊仙窟〉為例，說明作品中主人公追溯先祖功業之現象，乃是唐代門第觀重視數世官爵之投射²⁸，康韻梅更明言門第觀是〈甯茵〉中斑寅辨正姓氏「根本」之緣由（頁92），對照唐人編訂氏族譜之風氣，洵為不刊之論。

（十）班婕妤、班固、班超

斑寅追溯斑氏先祖而歷數班婕妤、班固、班超等宗族英傑，乃欲借風使船，以壯其勢。此段姓氏由來之論辯實以斑寅話語為主軸，斑特之說僅為陪襯；而待斑寅言畢，斑特並未予以反駁，「斑姓由來」之爭就此定調。

《漢書·外戚列傳下》載有班婕妤事蹟，並收錄其〈自悼賦〉；《後漢書·班彪列傳》則稱班固博學擅文而著成《漢書》，並收錄其〈兩都賦〉等作品。小說稱二人「好詞章」而「皆有傳於史」，訪諸史籍，確乎其言。至於班超者，《後漢書·班梁列傳》敘其微時嘗投筆言志，決心「立功異域，以取封侯」，時有相者謂其「燕頰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隨後從軍，綏靖西域諸國，受封定遠侯。（卷47，頁1571-1583）小說托班超事蹟而帶出班寅武人身分，其所云「投筆從戎」、「有公侯相」、「封定遠侯」諸般文字，則幾乎掇拾《後漢書》，化用之跡甚明。

²⁶ 見唐·林寶：《元和姓纂》，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89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卷4，頁94-95。

²⁷ 氏族書籍於唐代屢經編修，高士廉《氏族志》、孔志約《姓氏錄》、柳沖《姓族系錄》、韋述《開元譜》、賈至《百家類例》等俱為當時名著，《新唐書·藝文志》嘗專設「譜牒」一類收之，惜多已亡佚弗見。《唐會要》嘗勾勒諸書詔改、頒行之過程，詳宋·王溥：《唐會要》，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歷代會要匯編》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卷36，「氏族」，頁773-777。

²⁸ 參程國賦：《唐代小說與中古文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頁18-19。此類追溯先祖功業之書寫尤常見於「諧隱精怪小說」，前舉〈岑文本〉、〈獨孤彥〉、〈楊禎〉等悉為是例。

（十一）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此為〈甯茵〉中二斑下棋未分勝負之際，觀棋的甯茵出手指導後，對斑寅稱其高手之回應。語本《世說新語·方正》，敘王獻之幼時觀看諸門生博戲，因一時衝動，脫口言人勝負，門生輕之曰：「此郎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²⁹其事後亦載入《晉書·王獻之傳》。此語在獻之本事中帶有貶意，謂其所見片面；〈甯茵〉寫甯茵「觀棋出語」而化用其事，情境誠有相似之處，唯此語在〈甯茵〉中非對甯茵干涉棋局之指責，而是甯茵謙稱自己對棋局之指導為管見。又，「時見一斑」原指管窺所見之斑紋，在〈甯茵〉中復可指涉二妖之斑姓，因此下文寫二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中。」進言之，此事典除作為甯茵之謙詞外，在故事編寫策略上亦有意暗示讀者：二斑之身分「大有微機」，宜細加推敲。

（十二）鹿脯

此為〈甯茵〉中三人燕飲時之下酒菜，是斑寅提議「備脩脯以送酒」時，甯茵所供給之食物。語本《禮記·內則》：「牛脩，鹿脯，田豕脯，麋脯，麇脯。」（卷 27，頁 523）皆燕饗所加之乾肉。〈甯茵〉描寫斑寅見到鹿脯旋即「嚙決」而盡，肉食之形象符合其虎妖身分；而斑特「不茹」之緣由除了牛「無上齒」之生物特性外，所謂「鹿脯」在原典中實與「牛脩」並陳，見鹿脯彷彿亦見牛被置身刀俎，豈忍心食之？

（十三）有酒如澗，方學紂為長夜之飲

此為〈甯茵〉中斑特止酒後，斑寅勸莫停杯之語。「有酒如澗」典出《左傳·昭公十二年》，敘晉侯與齊侯宴飲，投壺較競，晉侯先投而中，齊侯亦舉矢曰：「有酒如澗，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旋亦中之。（卷 45，頁 790）二君藉投壺之戲，在口角間爭奪諸侯霸主之位，乃維護國家顏面之外交辭令。〈甯茵〉固亦描寫宴飲間的爭勝，然此處化用其事僅取其「好酒當前」之意，以銜接後文斑寅對斑特

²⁹ 見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1），中卷上，頁 334。事後，獻之聞門生之語而自悔輕易發言，余嘉錫評其「幼有成人之度」。（頁 336）

之勸飲。若乃「紂為長夜之飲」則典出《韓非子·說林上》，亦見《史記·殷本紀》、《論衡·語增》等，原為指責紂王沉湎於酒，不務政事；在〈甯茵〉中則失去貶意，表現為斑寅渴望飲酒盡歡，通宵達旦。

（十四）卞莊子、庖丁

此為〈甯茵〉中牛、虎二妖首度口角紛爭時所搬出之伏虎勇士與宰牛技師。《論語·憲問》有「卞莊子之勇」一語（卷 14，頁 125），《史記·陳軫列傳》則敘其靜伺二虎相鬥俱傷，一舉坐收刺虎之名。（卷 70，頁 2302）庖丁典出《莊子·養生主》，敘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技藝超群，入於至道。小說化用二事，再次暗示二斑原形，並藉牛、虎之天敵以資謾罵譏呵。

（十五）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此為〈甯茵〉中二斑結束第一次口角後，斑特所吟曹植詩，典出《世說新語·文學》，敘魏文帝令曹植七步內成詩，而曹植以「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諷之。曹植作七步詩乃以「萁豆相煎」喻骨肉相殘，而小說援引其事作為二斑相爭之註腳，顯然有意借彼喻此，展現出作者對經典之熟稔，以及對典故適用性之講究。

（十六）鄙諺云：鵲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

此為〈甯茵〉中斑特吟畢曹植詩後，斑寅的應答。斑特在紛爭後刻意吟唱「萁豆相煎」詩，顯然另有所指；斑寅不干示弱，亦援引「鄙諺」作為回覆。此諺借鳥鳴樹上、心在樹下之反差，喻示人們真正的想法往往隱藏在表相之後。放諸〈甯茵〉此段情節，可謂運用得當。此諺不知出自何處，文中既以「鄙諺」號之，蓋為流行於唐代之俗諺。

（十七）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

此詩出現在〈甯茵〉故事尾聲之賦詩活動，為甯茵所作。前二句況自身處境，表其讀書之樂。後二句化用履虎尾、割牛刀之事典，曰「焉能」、「豈用」，在字面上

示其無意傷及友誼；然若仔細玩味事典原義，則頗有謙稱無能用世之意。³⁰

「履虎尾」語本《周易·履卦》：「履虎尾，不咥人，亨。……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辯上下，定民志。』」（卷 2，頁 40）此設象諭人戒慎恐懼，行事循禮而柔悅，自然可以安定民心。《尚書·周書·君牙》亦有「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卷 19，頁 293）之說，立意相同。「學牛刀」典出《論語·陽貨》：「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卷 17，頁 154）亦載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一云孔子戲言子游動用禮樂治小城，實者深感欣慰；二者微指子游具治國之才，而惜其大才小用，屈就為一武城邑。³¹「虎尾」、「牛刀」之原始語境皆關乎治道，散發夙夜匪懈之精神；小說化用其事，或亦假潛居山林之甯茵賦詩，表述作者正待價而沽，希冀在未來能有一番作為。關於此，後文會再詳論。

（十八）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

此詩出現在〈甯茵〉故事尾聲之賦詩活動，為斑寅所作。首句表虎妖毋寧「嘯傲林中」之生命情志，次句「當路蹲」疑化用「虎為李通玄馱經」事³²，稱「焉能」者，言斑寅志不在此。申言之，本事中的虎代表推廣佛法之機緣，具有天啟及渡引之意味；小說中的斑寅既為武人，復選擇匿跡山林，則當無意擔負普渡眾生之任務。

後二句化用劉琨感化虎患之故事（案：「劉琨」當為「劉昆」之誤），語本《後漢書·儒林列傳》：「先是，嶠、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度河。帝聞而異之。」（卷 79 上，頁 2550）由是可知，劉琨與前述卞莊子同為虎之天敵，故詩以「怯」字當之。李通玄、劉琨二人之故事「感通」色彩極濃，分別展現佛法及儒術之神通，老虎在其中則成了襯托的角色，這對志在「居林嘯」

³⁰ 王怡文亦主張甯茵所賦之詩具有「自謙之意」，參王怡文：《裴鏘《傳奇》中詩的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頁 56。

³¹ 參錢穆：《論語新解》（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頁 617-618。

³² 李通玄為唐室帝胄，精通《華嚴經》，傳聞於開元年間逢一虎當道，馴伏如有所待，通玄撫其背令負經書，遂任其所止，以擇棲所。虎望神福山原，直下三十餘里，當一土龕前，便自蹲駐。通玄旋收經書置於龕內，虎乃屢顧而去。事見唐·李通玄：〈釋大方廣佛新華嚴經論主李長者事迹〉，《華嚴經合論》，收入《卍續藏經》第 5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頁 654。

的斑寅而言，實非其所嚮往之生活。

（十九）無非悲甯戚，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為守，蹄涔向北溟。

此詩出現在〈甯茵〉故事尾聲之賦詩活動，為斑特所作。首句運用「甯戚飯牛」故事申其待價而沽之心志，甯戚者，春秋時衛人，嘗驅車入齊，叩牛角而歌，引起桓公注意而得重用。《楚辭·離騷》：「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³³顯見其人事蹟流傳甚早，《呂氏春秋·離俗覽》嘗詳載是事，後世援典成文者亦屢見不鮮，如漢鄒陽〈獄中上書自明〉：「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³⁴《淮南子·繆稱訓》：「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³⁵等皆為是例，鄒陽之文更傳載於《史記》、《漢書》、《昭明文選》等典籍中，大大增添甯戚故事之能見度。揆諸以往文例，甯戚懷才自薦、受委重任之形象殆已深植人心，〈甯茵〉於斑特之詩化用其事，蓋效甯戚之「悲歌求用」以表心志，與斑特初訪時暢談年少大志之形象遙相呼應。

次句再度化用庖丁故事，前文已考。第三句係指西漢渤海太守龔遂，據《漢書·循吏傳》載，龔遂見齊俗「好末技，不田作」，乃「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然後躬耕田畝，日益富實。（卷 89，頁 3640）其事不僅突顯牛對農業之重要，更是翻轉齊俗、民風大化之關鍵，身為牛妖之斑特自是感到十分光榮。而〈甯茵〉於此著一「遇」字，表述斑特渴望獲得慧眼賞識，以施展才華。第四句則以「蹄涔」變為「北溟」來形容若受重用之心情。「蹄涔」語出《淮南子·汜論訓》，意為牛蹄印之積水³⁶；「北溟」語出《莊子·逍遙遊》，意為天池、大海。二者大小懸殊，千差萬別，小說卻以「向」字聯繫之，說明水漬由小而大之可能。此既可示其心情之飛躍，亦可表述牛蹄之涔雖小，然若能得其所適，必能一展長才，獲得突破性成就。

³³ 見宋·朱熹：《楚辭集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卷 1，頁 28。《楚辭》化用「甯戚飯牛」之例尚有《九章·昔往日》、《九辯》等，可參看。

³⁴ 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漢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 19，頁 234。

³⁵ 見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10，頁 749-750。

³⁶ 文云：「夫牛蹠之涔，不能生鱸鮪。」高誘注：「涔，雨水也，滿牛蹠迹中，言其小也。」見何寧：《淮南子集釋》，卷 13，頁 963。

（二十）自古即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

此語緣自〈甯茵〉末尾斑特之詩被稱許後，斑寅因不滿甯茵偏袒，憤而起身反擊。「班馬之才」乃指班固、司馬遷之文筆與史才，後世多借以喻人之文史才華，例如《魏書·崔鴻傳》：「儒學如王鄭，史才如班馬。」³⁷梁元帝〈散騎常侍裴子野墓志銘〉：「裁為典墳，比良班馬。」³⁸白居易〈韓愈比部郎中史館修撰制〉：「立詞措意，有班馬之風」³⁹李玫《纂異記·韋鮑生妓》：「周孔之賢聖，班馬之文章。」（王夢鷗，頁 50）顯然將「班馬」合指不乏前例，〈甯茵〉中斑寅所謂「自古即有班馬之才」，誠非妄談。而斑寅以班固後裔自居，必以文史俊彥之族名自重，不料此次賦詩卻輸給斑特，因此感到不悅，更言斑特「偷我姓氏」，將其逐出班氏族譜。如此一來，「班牛之才」便難以成立，即如成立，亦終不如聞名古今的「班馬之才」。

（二十一）古人重者白眉，君今白額，豈敢有人言譽耳

此為〈甯茵〉末尾二班再度口角時，斑特怒罵斑寅的一段話。「白眉」典出《三國志·蜀書·馬良傳》，言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皆以「常」為字，並負才名，而以馬良最為杰出，故鄉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⁴⁰「白額」為虎之代稱，除《晉書·周處傳》外，亦見於《孔氏志怪》，文云：「義興有白額獸，溪渚長橋有蒼蛟，並周處為三害。」⁴¹形象負面。斑特以「白額」指稱虎妖斑寅，自亦帶有貶義。而將「白眉」與「白額」對舉，孰為人所重，孰為人所鄙，良莠立判，故云「豈敢有人言譽」。

³⁷ 見北魏·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90），卷 67，頁 1502。

³⁸ 見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全梁文》，卷 18，頁 3055。

³⁹ 見清·董誥主編，孫映達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卷 661，頁 3968。下引其書僅標示卷次、頁碼，不另加註。

⁴⁰ 見晉·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93），卷 39，頁 982。

⁴¹ 見唐·徐堅：《初學記》（臺北：新興書局，1972），卷 8，「州郡部」，「江南道」，「蒼蛟溪、白獺穴」條引《孔氏志怪》，頁 447-448。

四、〈甯茵〉援事用典之知識養成

由前節之爬梳可知，〈甯茵〉於行文中屢屢援用三墳五典，散發出濃厚之書卷氣息。如此才高八斗之文筆絕非一蹴可幾，而是歷經一番艱苦的知識養成，黎逢（大曆 12 年進士）〈人不學不知道賦〉嘗規劃當時舉子學業之路云：「君子之為道也，……克己而志學。……漁獵乎六籍之內，牢籠乎百氏之前。得用而行，將陳力於休明之代……故業就而青紫可拾，器成而瑚璉自負。」（《全唐文》，卷 482，頁 2917-2918）是知在功成名就前，必須遍閱經史百家，敦養才德以備世用。以下將從唐人讀書受教育之視角，配合〈甯茵〉事典之出處考察，以分析作者之學問養成。

（一）擷取蒙書中所積澱之文學記憶

古代兒童接受啟蒙教育，在識字、習文之過程裡培養知識與品德。蒙書中多載文學典故、歷史傳說，乃涉獵經史之重要橋梁，兒童學而時習之，無形中內化為其生活常識，又或者儲存於記憶深處，對其日後文學創作乃至參加試舉皆有深遠影響。而蒙書選編古人古事作為童蒙教材，許多文史掌故遂因此而得以保存、流傳，展現其歷久彌新之生命力，成為知識圈或文化圈中人們共知的無形財富。

在唐代所流行之蒙書中，李翰《蒙求》專蒐歷史故實⁴²，編為四言偶句韻語，如「孔明臥龍，呂望非熊」等，欲藉古人之言行為模範，教導孩童忠孝節義。李良〈薦《蒙求》表〉稱是書：

撰古人狀跡，編成音韻，屬對事類，無非典實，名曰《蒙求》，約三千言，注下轉相敷演，約萬餘事。翰家兒童三數歲者，皆善諷讀，談古策事，無減鴻儒。（鄭阿財、朱鳳玉，頁 242）

今據敦煌寫本可知，李翰原書確在條目下自注事典之具體內容，如「劇孟一敵，周

⁴² 鄭阿財、朱鳳玉嘗將蒙書概分為「識字類」（如《千字文》、《開蒙要訓》），「知識類」（如《雜抄》、《蒙求》、《兔園策府》），「德性類」（如《太公家教》、《王梵志詩》）。其中，《雜抄》屬於綜合知識類，《蒙求》屬於歷史知識類，《兔園策府》屬於習文知識類。參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目錄。下引其書僅標示頁碼。

處三害」條下即各引《漢書》、《晉書》述其事⁴³，此當有助於讀者熟諳典故原委，對保存集體記憶有莫大裨益。而學子在反覆諷誦、囊螢映雪之苦讀下，當能在此記憶寶庫中俯拾論事、作文之資；即若記憶不力，此書在詞條下附載本事之編纂方式，亦有利按目翻檢，是十分方便之工具書。

事實上，《蒙求》「屬對事類」之形製，「經史百家之要奧，十得其四五」（李華〈《蒙求》序〉，鄭阿財、朱鳳玉，頁 242），誠涵括豐富的知識量，略具類書性質。類書者如《藝文類聚》，以其裨於記憶之故，在唐代被視作舉子之書，成為文人採集事類以備場屋之用的手冊。⁴⁴又，王昌齡《詩格》云：「凡作詩之人，皆自抄古今詩語精妙之處，名為隨身卷子，以防苦思。作文興若不來，即須看隨身卷子，以發興也。」⁴⁵顯然借助參考手冊是唐人撰文之習慣。《蒙求》盛行於中晚唐，部帙較《藝文類聚》短小許多，實更利於「隨身」備查。

裴鏘是否抄有「隨身卷子」殆已無從考察⁴⁶，然《蒙求》是其小說用典的知識來源之一，卻可推而知之。王夢鷗嘗就《傳奇·江叟》「我意是樹畔鋤兒，乃瓮邊畢卓耳」一語判云：「唐世盛行《蒙求》一書，……今其中尚有『鉏覺觸槐』『畢卓瓮下』等句，恐作者用事，乃從此出。」（頁 126）此外，〈周邯〉「鍾離不愛其實，孟嘗自返其珠」之語，〈鄭德璘〉「既能解珮投交甫」、「得共鮫人相對垂」之詩，俱可與《蒙求》中「鍾離委珠」、「孟嘗還珠」、「交甫解佩」、「淵客泣珠」等詞條相印證⁴⁷，王夢

⁴³ 見《蒙求》「敦煌研究院藏 95 號」本（鄭阿財、朱鳳玉，頁 236）。《蒙求》經宋人徐子光補注，又經附音增廣，原注、後注混而難分，已大失原貌；幸賴敦煌寫本及臺灣故宮本而得以再窺其貌。惜其不全，未能得見所有注文。

⁴⁴ 「類書之所以能產生，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過去的典籍太浩渺，人們閱讀與記憶的負擔太沉重，需要類書這樣的節略化的文本來提綱挈領。」參唐光榮：《唐代類書與文學》（成都：巴蜀書社，2008），頁 157。下引其書僅標示頁碼。另外，李弘祺稱《藝文類聚》、《昭明文選》等文學彙編為百科全書式之「考試手冊」，裡面提供了許多唐代舉子考試時可運用的文學資訊。參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頁 234-235。

⁴⁵ 見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頁 164。

⁴⁶ 唐光榮指出，文人們自編的小冊子，祇是粗疏的工具書，一般羞於示人，更無意使之流傳後世。（頁 151）

⁴⁷ 〈周邯〉、〈鄭德璘〉引文分見王夢鷗：前揭書，頁 121、172。其中，〈鄭德璘〉所引「淵客泣珠」、「交甫解佩」在《蒙求》中更是相鄰之詞條，化用之跡甚明。

鷗之說誠有幾分道理。今檢視《蒙求》所列詞條，與〈甯茵〉所敘人、事相關者計有：

周處三害 田單火牛 甯戚叩角 龔遂勸農 徐穉致芻 劉昆反火
馬良白眉 陳思七步（《全唐詩》，卷 881，頁 9960-9964）

在前節所論〈甯茵〉化用之事典中，約有三分之一出現於《蒙求》，顯見二者關係之密切。其中，「田單火牛」一事或如〈甯茵〉自陳「讀《史記》」而來，但如「龔遂勸農」、「徐穉致芻」、「劉昆反火」、「馬良白眉」等事，因偏屬僻典，直接取用自《蒙求》之可能性較大。事實上，畿輔叢書本《蒙求》亦在「田單火牛」條下注出《史記》，惜因有後人加注之虞，不便為據。我們毋須否認裴鏞之作〈甯茵〉嘗取鑑經史原籍，然人之記憶力畢竟有限，一文之中迭引數事，部分參考《蒙求》等手冊，相信亦是極其自然之事。換言之，裴鏞寫作〈甯茵〉當下宜翻檢過《蒙求》，又或搜索其腦海中曾背誦自《蒙求》之相關事典，是其童蒙時期閱讀經驗之再現。

（二）業三史、究五經的學習歷程

〈甯茵〉所化事典中，「田單火牛」等雖存乎《蒙求》，然「穎考叔」、「新野之戰」、「楊彪舐犢」、「吳太伯」、「鬥穀於菟」、「班超」、「卞莊子」、「庖丁」等則弗見，是以，欲窺知〈甯茵〉用事之全斑，猶需別尋可能的材料來源。今按小說中斑特所言「讀《春秋》」、「讀《史記》」、「讀東漢」云云，宜是文章援引經史之有力線索；而斑寅對班超事蹟之描述，亦與《後漢書·班超傳》原文若相符節。易言之，經史原籍殆為〈甯茵〉用事之另一重要途徑。

小說將甯茵設定為山中習業之「秀才」，此稱謂原為唐代貢科之首，選拔熟擅經、史、時論之「博識高才」⁴⁸，然永徽 2 年（651）以後漸廢，成為進士之泛稱。⁴⁹裴鏞

⁴⁸ 《唐六典》云：「凡貢舉人有博識高才，強學待問，無失俊選者，為秀才。」見唐·李林甫等編，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30，「三府都護州縣官吏」，頁 748。又，趙匡〈舉人條例〉云：「其有學兼經史，達於政體，策略深正，其詞典雅者，謂之秀才舉。……其試策，經問聖人旨趣，史問成敗得失，并時務共二十節。」（《全唐文》，卷 355，頁 2136）

⁴⁹ 「秀才科」原為唐代諸科之首，地位在「明經」、「進士」之上，然因錄取要求稍峻，高宗永徽 2 年以來已無秀才及第者，至玄宗天寶初年遂明令廢止，往後漸被崛起之進士科兼併包容。中唐以後之

少時志求何科未得而知，然以「秀才」稱甯茵，或欲以通覽經史自顯或自勵。王夢鷗曾云，〈甯茵〉一文「牽引『事類』，補綴成篇，一似欲以顯其閱讀成績之該洽」（頁 90），可謂探驪得珠。今試將小說化用之事類及其原典文獻列表整理如下：

小說所化事類	原典或其它出處
桃林之牛	《尚書》、《禮記》、《史記》
穎考叔挾輶	《左傳》
田單破燕	《史記》
新野之戰	《後漢書》
舐犢之悲	《後漢書》
徐穉致芻	《後漢書》
南山之虎	《晉書》
吳太伯斷髮文身	《史記》
斑氏出自鬥穀於菟	《漢書》
班婕妤、班固、班超	《漢書》、《後漢書》
管中窺豹，時見一斑	《世說新語》、《晉書》
鹿脯	《禮記》
有酒如澗	《左傳》
紂為長夜之飲	《韓非子》、《史記》、《論衡》
卞莊子刺虎	《論語》、《史記》
庖丁解牛	《莊子》
曹植七步詩	《世說新語》
鶉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	俗諺
履虎尾	《周易》、《尚書》
學牛刀	《論語》、《史記》
虎當路蹲	〈釋大方廣佛新華嚴經論主李長者事迹〉
劉昆（虎負子渡河）	《後漢書》
甯戚叩角	《楚辭》、《呂氏春秋》、《淮南子》、鄒陽文（《史記》、《漢書》、《新序》、《昭明文選》）
襲遂勸農	《漢書》
蹄涔向北溟	《淮南子》、《莊子》
班馬之才	《魏書》、梁元帝文
馬良白眉	《三國志》
白額虎	《晉書》、《孔氏志怪》

透過上表整理可知，〈甯茵〉所援用事典之出處主要有：《尚書》、《禮記》、《左

詩文筆記多將秀才與進士通用，秀才儼然成進士之代詞。參劉海峰：《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頁 79-93。

傳》、《周易》、《論語》、《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晉書》、《魏書》、《莊子》、《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子》、《楚辭》、《世說新語》、《孔氏志怪》等，這些書單誠與唐代舉子之習業規定密切相關，《新唐書·選舉志上》云：

凡《禮記》、《春秋左氏傳》為大經，《詩》、《周禮》、《儀禮》為中經，《易》、《尚書》、《春秋公羊傳》、《穀梁傳》為小經。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

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為第。⁵⁰

是知，裴鏞能於〈甯茵〉中展現博洽之「閱讀成績」，實得力於朝廷所頒佈之修業書單及取士制度。唐代文人深受科舉制度所營造之讀書環境影響，自幼便多按試舉之要求精熟經典，累積深厚的文學素養，政令之推動對其知識養成洵有推波助瀾之效。

〈甯茵〉用事之出處以經、史數量最繁，體現裴鏞奮身準備科考之心力。而在汗牛充棟之閱讀書單裡，猶有其偏好之重點科目，鏡像出唐代的經史教育政策。就經書部分而言，孔穎達編《五經正義》，尊《古文尚書》，捨漢之《儀禮》而就《禮記》，並於「三傳」中獨疏《左傳》⁵¹，《禮記》及《左傳》遂為「三禮」、「三傳」中突出之習業選項。該現象確實在〈甯茵〉中得到反映，「桃林」即語本《古文尚書》而非今文，「鹿脯」、「穎考叔」二事則分別取自《禮記》與《左傳》，《儀禮》、《周禮》、《公羊》、《穀梁》皆未及見。

再就史書部分而言，初唐史家編有八部正史，合史、漢等而稱「十三代史」，是

⁵⁰ 二段引文見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卷44，頁1160、1162。唐代官方所頒佈之誦讀典籍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弘文、崇文生與一般鄉貢舉人（裴鏞當屬之）之性質亦有別，然上述經、史書單大抵皆在考試範圍之中，大同小異。

⁵¹ 「漢朝人的五經是《尚書》、《詩經》、《易經》、《春秋》加上《儀禮》，唐朝人《五經正義》中的《春秋》，實是《左傳》，禮則是《禮記》。」見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頁299。

唐代士子重要的習史書單。⁵²其中尤以《史記》、《漢書》、《後漢書》最為唐人所看重，此於上表所列典籍中已見端倪。穆宗長慶 2 年（822），朝廷將此三書明定為「三史科」，《唐會要》嘗詳錄當時殷侗之奏文云：

歷代史書，皆記當時善惡，係以褒貶，垂裕勸戒。其司馬遷《史記》，班固、范曄兩《漢書》，音義詳明，懲惡勸善，亞於六經，堪為世教。……伏請置前件史科，……能通一史者，請同五經、三傳例處分，……其三史皆通者，請錄奏聞，特加獎擢。⁵³

可見〈甯茵〉所云「讀《史記》」、「讀東漢」者，誠非向壁虛造之詞。雷聞以為，「三史科」之設立是為了挽救進士科以詩賦取士，讀書人「多昧古今」之弊病，反映中唐以來注重義理的新思潮和新學風。⁵⁴此一獎勵習史之措施必然鼓舞晚唐文人讀史之風氣，「業三史」成為他們讀書生涯相當重要的部分，李玟《纂異記·三史王生》寫王生「業三史，博覽甚精。」（王夢鷗，頁 19）殷文圭〈贈池州張太守〉：「絳幘夜坐窮三史。」（《全唐詩》，卷 707，頁 8137）皆為是例。裴鏘對史籍如此嫻熟，當亦是此讀史風氣使然。

須特別予以辨明者，〈甯茵〉「讀東漢」一語原可指涉《後漢書》、《東觀漢記》，且小說中用事東漢人物之例如光武帝、班固、班超，本事俱見於二書而文字雷同，《藝文類聚》甚至在「馬」類中引《東觀漢記》敘新野之戰光武騎牛。⁵⁵然而，據高明士考證，「三史」所指在唐代凡有三變，初雖以《東觀漢記》為「三史」之一，唯自玄宗開元 25 年（737）以來，《後漢書》已確定取代《東觀漢記》在「三史」中的

⁵² 杜牧〈唐故淮南支使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君墓志銘〉：「令人旁讀十三代史書，一聞不遺。」（《全唐文》，卷 755，頁 4616）錢大昕云：「唐時以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晉、宋、齊、梁、陳、魏、齊、周、隋書為十三代史。」見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臺北：中華書局，1965），卷 6，頁 1，「十三史十史」條。

⁵³ 見宋·王溥：《唐會要》，卷 76，「貢舉中」「三傳三史附」條，頁 1655。「三史科」之名另見《舊唐書》〈穆宗本紀〉、〈職官志〉，僅略記殷侗請置三傳、三史，未見奏文。

⁵⁴ 參雷聞：〈唐代的「三史」與三史科〉，《史學史研究》101（2001.2），頁 41。

⁵⁵ 文云：「《東觀漢記》曰：『……光武初起，無馬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見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京都：中文出版社，1989），卷 93，「獸部上」「馬」類，頁 1616。

地位。⁵⁶上述穆宗長慶 2 年之政令，更確立范曄《後漢書》為考試科目，當是裴鏞認識東漢史之主要依據。至如《東觀漢記》，雖載有光武帝、班固、班超等〈甯茵〉中的東漢事類，但因文字幾近《後漢書》，不利作為比較依據；餘者如劉昆雖有其傳，卻無關於「虎負子渡河」之記載，徐穉、楊彪則未見今本《東觀漢記》立傳。緣於是書亡佚嚴重，已非唐人所見之貌，殆難據以考辨是否為〈甯茵〉用事來源。唯就同存於二部史書而文字歧異之史事而言，如彭寵被殺一事，權德輿〈世祖封不義侯議〉文云：「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為燕王，蒼頭子密等因寵獨在便室臥寢，遂共殺之，以其首詣闕，封為不義侯。」（《全唐文》，卷 488，頁 2955）與《後漢書·彭寵傳》文字近似，而去《東觀漢記·彭寵傳》較遠，斯可旁證中晚唐文人所偏好之東漢史籍主要仍為《後漢書》。⁵⁷

至若《藝文類聚》引《東觀漢記》新野事，是書編成於高祖武德 7 年（624），《東觀漢記》仍為東漢史書主流，引述其書固其宜矣。而唐代詩文雖有自《藝文類聚》等類書採事之例，然多據特定類目，從中蒐集相關題材之辭藻群、典故群。⁵⁸今比對〈甯茵〉所用事典出現於《藝文類聚》之情形，如「穎考叔」事收於卷 71「舟車部」，「田單火牛」事收於卷 80「火部」，「新野之戰」收於卷 93「獸部上」「馬」類，「庖丁」事收於卷 94「獸部中」「牛」類，「牛刀」事收於卷 60「軍器部」，「甯戚」事收於卷 94「獸部中」「牛」類，「龔遂」事收於卷 60「軍器部」，這些與牛相關之事典，並不完全源自《藝文類聚》「牛」類，而是分散於各種類目下，未具前述「典

⁵⁶ 「『三史』所指在唐代凡有三變：初唐際，沿承六朝之習尚，指史記、漢書、東觀漢記，至永徽令撰定時，修改為史記、漢書、後漢書，東觀漢記之地位，被後漢書取代。開元七年令，將三史恢復為初唐之制；至開元二十五年令，又恢復永徽令之制。此後迄唐亡，不再改變。」見高明士：〈唐代「三史」的演變——兼述其對東亞諸國的影響〉，《大陸雜誌》54：1（1977.1），頁 14。

⁵⁷ 《後漢書·彭寵傳》：「遂攻拔薊城，自立為燕王。……寵齋，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斬首），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卷 12，頁 504-505）《東觀漢記·彭寵傳》：「彭寵奴子密等三人共謀劫寵，寵時齋，獨在便坐室中，晝臥。……（斬首），西入上告，世祖封子密為不義侯。」見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8，頁 278-279。

⁵⁸ 唐光榮：「類書中的一個小條目，就是詩文中的一個題材。類書在每一個題材之下都彙集大量的相關辭藻和典故，形成一個關於該題材的辭藻群、典故群。……很方便人們挑選符合格律要求的詩文用語。」（頁 177）

故群」之效果。《群書治要》、《初學記》、《白氏六帖》、《北堂書鈔》等類書情況亦同，且有部分〈甯茵〉之用事如「舐犢」、「鹿脯」、「班超有公侯相」、「虎當路蹲」等，完全未出現於諸類書中，因此推斷〈甯茵〉根據《藝文類聚》等類書進行創作之機會不高。

五、經史知識「兼濟」價值的召喚

唐代由於科舉制度之推行，朝廷的選官標準強調文學與才能，文人執政的局面在中晚唐（至少在白居易的時代）已臻成熟，政治主體乃從漢魏以來的「貴族政治」轉向「文人政治」，「因文而輔教」的文治精神則成為唐人治國的核心思想。⁵⁹裴延翰〈樊川文集後序〉云：「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然未始不撥亂治本，緬幅道義，鉤深於經史，舐禦於理化。」（《全唐文》，卷 759，頁 4644-4645）其所標榜文學「致用」之精神，誠為唐人熟練文辭、讀書求仕之初衷；而對「經史」資治價值之肯認，則道出芸芸士子在闡述或實踐理念之際，經典始終是其心靈之依歸。關於經史所蘊藏之思想與能量，李弘祺指出，唐人所編《藝文類聚》、《五經正義》及一系列正史，可歸結為一套攸關儒家「德治」理念的正統詮釋，其中因包含著科舉考生所必備的知識而對教育產生深遠的影響。⁶⁰其說洵然，在舉子業三史、究五經之學習歷程裡，經史所寓涵之生活秩序與價值理念當左右其思想，不斷形塑其人生觀。

就〈甯茵〉中明確敘及之典籍《春秋》（左傳）而言，是書橫跨經史，攸關當時學風。據陳弱水考察，《春秋》乃是中晚唐「文人治經」風氣中的顯學，經學發展亦在文人之參與過程中轉向重視經典之微言大義，以及強調儒家經世濟民之精神。⁶¹其

⁵⁹ 參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濟南：齊魯書社，2005），〈前言〉，頁 6-13。

⁶⁰ 參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頁 237。

⁶¹ 中晚唐時期，由啖助、陸淳所開展之「新春秋學」跨入文人群，文人大舉治經，致有文儒混合之現象。其先驅如呂溫、柳宗元、劉禹錫，既是王叔文改革集團之中堅，亦是古文運動之要角。他們在經典中特別重視《春秋》，強調儒家經世濟民之精神，並主張治經之目的在尋求微言大義，掌握聖人

間，呂溫嘗撰〈與族兄皋請學春秋書〉云：「夫學者，豈徒受章句而已，蓋必求所以化人，日日新，又日新，以至乎終身。」（《全唐文》，卷 627，頁 3740-3741）明確倡議學問應落實於聖門教化；是文復論列六經之資治價值，如《禮》之「管人情」，《樂》之「厚風俗」，《易》之「正性命」，《書》之「補大政」，《詩》之「刺淫昏」，《春秋》之「繩賊亂」，咸於酌獻酬酢、鏗鏘鼓舞、揆著演數、古今文字、草木鳥獸、戰爭攻伐等典籍屬性外，別重其世教意義。此思潮映照出中晚唐文人領略經典之某種模式，即在閱讀過程中特別去思考經典如何有裨於時政與人情。而在此學風濡染下，士人將在經史資治意涵之召喚中興發其「兼濟」情懷。

〈甯茵〉鎔志怪及經史於一身，固有遊戲、炫學成份，然此番怪物視閔下之文史人物群像，倘使忽略作者引經據史之用心，則不免如犀牛望月，所見不全。事實上，若詳究〈甯茵〉諸事類背後之歷史意涵，則其所謂「諧隱」書寫，在揭示牛、虎原形之餘，當能拆解出更深刻之故事內蘊，浮現唐代士子盼望建功立業之情志。首先是牛妖登場時所提「穎考叔挾輶」、「田單火牛」、「新野騎牛」三事，明確表達了「佐輔」、「奮擊」、「騰躍」其間之渴望，隨後所賦詩句則借「甯戚叩角」、「龔遂勸農」之佳話，再度希冀能得遇明主賞識，施展一身抱負。其次則為虎妖讚美班婕妤、班固之文才「大有稱於漢朝」，並欽羨班超經略西域之偉大功績，流露出對樹功立名之嚮往。凡此數例，皆刻畫二妖尚友古人、見賢思齊之襟懷。是知，典故並不僅是歷史洪流裡的一則故事，其所留存之人事菁華往往具有超越時空的典範意義，足可垂示後人，奉為楷模。而作者化用其事，則不無追慕古人之用意，在經典閱讀之感染下，不自覺地在胸臆間燃起一股奮發鷹揚的情志。

此外，甯茵詩中出現之「虎尾」、「牛刀」，殆亦有「托物言志」的興寄取向。周楞伽稱此為作者在情節設計上的失誤，致使妖物原形提前洩漏⁶²，乃就精怪故事編造

之心。詳陳弱水：〈中晚唐文人與經學〉，《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頁 399-413。

⁶² 對照文末「甯生方悟」之揭露設定，甯茵在賦詩之時當未洞悉二斑原形；詩句中卻明示牛、虎，彷彿已對二斑之真實身分瞭然於胸。如此齟齬，未免欠缺思考。參周楞伽輯注：《裴劍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頁 115。

技巧而言；然若考察語典所折射之政教光譜，則此二暗指牛、虎之經史符號或許另有所指。

先論「虎尾」、「牛刀」之政教光譜。「虎尾」在《周易·履卦》中被取譬為從政者之德業行履，後世典籍如《尸子·發蒙》：「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若羣臣之衆皆戒慎恐懼，若履虎尾，則何不濟之有乎？」《新序·雜事》：「夫執國之柄，履民之上，懷乎如以腐索御奔馬。《易》曰：『履虎尾。』《詩》曰：『如履薄冰。』不亦危乎？」⁶³咸轉引〈履卦〉文句以為從政者惕勵。至於「牛刀」者，本事言子游宰武城，落實夫子的禮樂治道，原即是關乎風教之語碼，唐人文章化用其事者如元稹〈劉頗可河中府河西縣令制〉：「河西近邊，擇吏惟精，勿吝牛刀，為我烹割。」（《全唐文》，卷 647，頁 3865）郁群老〈大唐常州江陰縣興建寺碑銘并序〉：「煦仁風以撫俗，出牛刀而佐時。」（《全唐文》，卷 741，頁 4520）皆有經世濟民之意味。凡此數例，莫不顯示敘述者借用「牛刀」、「虎尾」替言為政與治道，此二事典亦在後世文人反覆援寫、徵引下增厚其政教意蘊。

再回到〈甯茵〉之討論。甯茵比附經典成詞而自鑄新詩，實為作者引類譬喻以況其志。經典成詞之所以能在賦詩情境中有效傳譯，乃緣於閱聽者對經典的熟悉⁶⁴，因此，若為熟諳經史之「隱含讀者」⁶⁵，在體悟「虎尾」、「牛刀」之政教語脈後，當可敏銳地察覺作者所埋伏之隱微心聲。這份心聲除透過甯茵賦詩來呈現外，亦在肯認斑特寄情「甯戚」、「龔遂」時悄然流露，相比於斑寅「但得居林嘯」的隱逸情懷，

⁶³ 《尸子》引文見戰國·尸佼撰，汪繼培輯：《尸子》（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上，頁 12。《新序》引文見漢·劉向編，石光瑛校釋：《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 4，「哀公問孔子」章，頁 590-591。餘如《呂氏春秋·慎大覽》、《三國志·吳書·賀邵傳》等，皆嘗引述或化用其事，可參看。

⁶⁴ 鄭毓瑜以為，賦詩場合所進行的其實是語言的「替代」，即運用已知、熟悉的現成詩句來替代未說出的話；聽者因對說者所徵引之詩句熟悉，故能完成意義的有效傳遞與接收，使賦詩應對成為可能。參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頁 195-204。

⁶⁵ 「隱含讀者」（implied reader）由德國學者伊瑟爾（Wolfgang Iser）提出，殆指文學作品在構成之初，緣於其所使用之語言，實已暗示或預期其接受者為某一類具備相關知識之潛在讀者。參〔英〕Terry Eagleton 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出版社，1993），頁 108。

身為作者影子的甯茵似已在用舍出處上做出選擇。⁶⁶簡言之，「虎尾」、「牛刀」在〈甯茵〉中並不單是物象自身（牛、虎）的指涉，更是關乎作者生命安頓方式的一套自我隱喻，是其「致君堯舜上」的詩意告解。

明白作者「托物言志」之苦心孤詣後，再重新俯瞰〈甯茵〉全帙：是文開篇以屋舍半殘之景象營造「苦讀」氛圍，中間則穿插大量經典成詞或事類，以示「學問」之飽滿，最後再點出「歸京」的生命動向，譜成讀書求仕的奮鬥進行曲。此一情節安排不啻為唐代莘莘學子早年習業之縮影，在科舉入仕蔚為風氣的文化環境中，熟悉經史之讀者自然而然地成為該敘事模式的知情者，從而輕易地在諸多相似性的事典中，體認到作者奮其智能、志欲兼濟的心靈圖譜，一如小說中這場「學識充滿」而又對答如流的人妖夜談。

由是，我們重新來看〈甯茵〉之「諧隱」書寫，作者以炫學之筆觸堆垛繁星般的事典，其中固有娛玩之性質，為讀者製造揣測二斑身分之解謎樂趣；但更深層的創作意圖恐怕是在為甯茵入京——作者求仕——鋪路。故事顯然已不滿足於「體物」意趣之純粹追求，而是隱藏更豐富之文史秘密，躍然地開展出興寄志向之義理訴求。所謂「導異為常」之敘事架構除了揭露精怪原形外，甯茵「離山入京」之選擇，亦有為自己鏃礪括羽的讀書生涯尋求正確出路之意味，登科入仕乃至匡世報國，正是〈甯茵〉諧隱修辭的弦外之音。

六、結語

眾所周知，唐人小說乃是在「史傳」及「志怪」之養份澆灌下成長茁壯，並以其「幻設」為文之自覺意識取得飛躍性的藝術成就。元人虞集嘗謂唐人好「想像幽

⁶⁶ 斑寅自吟「居林嘯」之樂，較諸稍早對先祖功業之追慕，似已有所轉念；斑特則借「甯戚」、「龔遂」之事，再度表達求用之心願。對比之下，斑特之生命氣質確與甯茵相近，故而被稱讚「大是奇才」。

怪遇合」之事，「作為詩章答問」，「以相娛玩」⁶⁷，其對唐人小說「文藝賞玩」特質之標榜，誠為真知灼見；唯當一篇小說屢屢化用文史典故，並試圖以之取譬小說中的人事，則存在於小說與事類之間的呼應關係，或許便非「娛玩」如此簡單，而更可能寓藏作者「照世」或「寫心」之層層用意。然者，如何看待這些鎔鑄幽怪與文史於一身之小說，實為一有待深思之課題。

本文以《傳奇·甯茵》為考察對象，是文巧設「人妖聚談」之奇事，融注大量文史典故，作者「炫學」之意圖自不待言；而在「揭露」妖精原形之敘事機制下，諸多事典又宛如一道道耐尋味之謎題，成功營造出文藝「賞玩」之閱讀樂趣。唯當我們將其置於同類故事之源流上進行比較，不難發現〈甯茵〉在因襲之餘散發著裴鏞個人情志；而在將文中事類逐一溯源與考索後，作者援事用典之知識養成，以及知識背後所召喚之生命價值，便有如抽絲剝繭般明朗開來，事典背後「不言之言」的託寓與心聲亦隨之浮現。

在故事源流方面，有別於六朝志怪彰顯博識人物（張華、董仲舒）之「方外知識」，唐代作品轉而側重妖物之描摹與展敘，藉以體現作者的「經史知識」。〈東陽夜怪錄〉乃此類故事之範式佳篇，諸妖自顯才情、賦詩明志、追述祖業、起釁結隙等敘事，咸為〈甯茵〉所承繼；唯在旨趣上，〈甯茵〉未如〈東陽夜怪錄〉落於「以文立身」之茫然，而是偏向〈獨狐彥〉、〈賈祕〉等篇所探討之「用舍」議題。裴鏞一方面藉牛、虎二妖代言傳統文人的「不遇」之慨，一方面又以書生甯茵自況，在人妖對話中展現豐厚學識，表其待價而沽之心志，是其早歲習業山中、留心科第之寫照。

為展現豐富學識，裴鏞幾乎在〈甯茵〉每一段對話酬唱中化用典故，且所化事類多能切中故事情境，渾然天成。其之所以能安排如此星羅棋布之事典，乃得力於童蒙教育及對經籍百家之涉獵。其中，李翰《蒙求》對其知識養成宜有啟蒙作用，經比對發現，《傳奇》〈江叟〉、〈周郎〉、〈鄭德璘〉等篇嘗出現收於《蒙求》之文史故實，〈甯茵〉更有八條相關典故可與《蒙求》符應，由是推論，裴鏞之作〈甯茵〉

⁶⁷ 見元·虞集：〈寫韻軒記〉，《道園學古錄》，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211冊，卷38，頁19。

當曾翻檢或回憶《蒙求》之可用事典。此外，取鑑經史原籍乃是〈甯茵〉用事之另一重要途徑，緣於朝廷頒佈之試舉書單，以及業三史、究五經之學習歷程，裴鏞得以在作品中展現出囊括丘墳之閱讀成績。而孔穎達等人所編修之《五經正義》，以及穆宗長慶2年列為「三史科」之《史記》、《漢書》、《後漢書》，在政令之推動下遂演為比《儀禮》、《周禮》、《公羊》、《穀梁》、《東觀漢記》更具地位之優先讀物，亦成為〈甯茵〉用事來源之大宗。

經史知識的學習向來攸關倫理教化，不論是「因文輔教」之政治風氣，強調經世濟民的「文人治經」，抑或是注入儒家「德治」理念之經典編纂，唐代的教育環境與學風實於潛移默化中敦使學子肯認經史之「資治」價值。因此，許多經典成詞及事類若寓含政教意義，則熟諳其事之讀者往往能從中興發「兼濟」情懷。進言之，裴鏞在〈甯茵〉中化用「穎考叔挾輶」、「田單火牛」、「光武騎牛」、「班婕妤、班固擅詞章」、「班超經略西域」、「甯戚叩角」、「龔遂勸農」等嚮往事功之古人古事，以及「虎尾」、「牛刀」等風教語碼，誠非空來風，在將此數塊拼圖淘籬組合後，其隱而未言之心靈圖譜乃輻輳而出，登科入仕乃至匡世報國正是作者寓於小說之人生宏志。

自李鵬飛等人揭示「諧隱精怪」類型故事以來，此類作品之「戲筆」特質已十分彰明昭著。作為該類型故事之一員，〈甯茵〉同樣烙印著「娛玩」之創作自覺，文中諸多指涉牛、虎原形之事典，既是作者揮灑自身學問之藝術畫廊，亦是一場邀請知音讀者的文學沙龍。然若將研究視角重加拓展，嘗試在「戲筆」的論述之外另開一扇「知人論世」之綺窗，則所謂「諧隱精怪」或許只是〈甯茵〉的表層敘事，其真正值得玩味之處乃是部分事典背後所蘊藏之文化現象與微言大義，讀者只須察覺對話中濃厚的書卷氣息，便可進而推敲出作者的知識養成，以及文人苦讀求仕、志欲兼濟的言外之意。在「鑄經史於怪談」之筆路下，這場山莊夜怪之對話已成了作者寫志之筌蹄。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戰國·尸佼撰，汪繼培輯：《尸子》，北京：中華書局，1991。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1993。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
- 漢·劉向編，石光瑛校釋：《新序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
- 漢·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晉·陳壽：《三國志》，臺北：鼎文書局，1993。
- 劉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1。
- 梁·劉勰著，周振甫注：《文心雕龍注釋》，臺北：里仁書局，1984。
- 北魏·魏收：《魏書》，臺北：鼎文書局，1990。
- 唐·李林甫等編，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
- 唐·李通玄：《華嚴經合論》，收入《卍續藏經》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4。
- 唐·李肇：《唐國史補》，臺北：世界書局，1962。
- 唐·房玄齡：《晉書》，臺北：鼎文書局，1987。
- 唐·林寶：《元和姓纂》，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89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唐·徐堅：《初學記》，臺北：新興書局，1972。
-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京都：中文出版社，1989。
- 唐·闕名撰，陽羨生校點：《玉泉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宋·王溥：《唐會要》，收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編：《歷代會要匯編》第1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 宋·朱熹：《楚辭集注》，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91。
- *宋·李昉主編，汪紹楹點校：《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2006。
- 宋·歐陽修等撰：《新唐書》，臺北：鼎文書局，1985。

-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收入《文津閣四庫全書》第 1211 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6。
- 清·阮元：《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
- 清·聖祖御定：《全唐詩》，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 清·董誥主編，孫映達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 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臺北：中華書局，1965。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9。
- * 王夢鷗：《唐人小說研究：纂異記與傳奇校釋》，臺北：藝文印書館，1971。
-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
-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臺北：華正書局，1991。
- 李劍國：《唐前志怪小說輯釋》，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 周楞伽輯注：《裴鉞傳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張伯偉：《全唐五代詩格彙考》，南京：鳳凰出版社，2002。

二、近人論著

- 王怡文：《裴鉞《傳奇》中詩的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
- 王國良：《續齊諧記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
- 方韻慈：〈假笑意以寄筆端——論〈東陽夜怪錄〉諧謔書寫的價值與意義〉，《臺大中文學報》51（2015.12），頁 99-144。
- 李弘祺：《學以為己：傳統中國的教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
- 李素娟：《唐人小說中變化故事之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
- 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濟南：齊魯書社，2005。
- * 李劍國：《唐五代志怪傳奇敘錄》，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
- * 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吳璵：《新譯尚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89。
- 唐光榮：《唐代類書與文學》，成都：巴蜀書社，2008。

郭立誠：《中國民俗史話》，臺北：漢光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3。

高明士：〈唐代「三史」的演變——兼述其對東亞諸國的影響〉，《大陸雜誌》54：1（1977.1），頁 7-16。

*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增訂本）》，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 康韻梅：〈娛玩、逞才、托寓：唐小說精怪聚會賦詩敘事探析〉，《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3（2014.5），頁 84-94。

張國風會校：《太平廣記會校》，北京：燕山出版社，2011。

程國賦：《唐代小說與中古文化》，臺北：文津出版社，2000。

* 程毅中：《唐代小說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雷聞：〈唐代的「三史」與三史科〉，《史學史研究》101（2001.2），頁 32-42。

* 鄭阿財、朱鳳玉：《敦煌蒙書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

* 魯迅：《魯迅小說史論文集：中國小說史略及其他》，臺北：里仁書局，1992。

劉海峰：《唐代教育與選舉制度綜論》，臺北：文津出版社，1991。

錢穆：《論語新解》，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0。

錢穆：《經學大要》，臺北：素書樓文教基金會，2000。

* 謝明勳：《六朝小說本事考索》，臺北：里仁書局，2003。

〔英〕David Lodge 著，李維拉譯：《小說的五十堂課》，臺北：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

〔英〕Terry Eagleton 著，吳新發譯：《文學理論導讀》，臺北：書林出版社，199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Jo Shui, *Tang Dai Wen Shi Yu Zhong Guo Si Xiang De Zhuan Xing (Zeng Ding Ben)* [Literary Men and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s in Tang China (Revised Edition)]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6).
- Cheng A Tsai & Chu Feng Yu, *Dun Huang Meng Shu Yan Jiu* [A Study on Enlightened Teaching Materials in Dunhuang Documents] (Lanzhou: Gansu Education Press Co., Ltd, 2002).
- Cheng Yi Zhong, *Tang Dai Xiao Shuo Shi* [History of Fiction in the Tang Dynasty]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3).
- Kang Yun Mei, "Entertainment, Parade and Allegory: Narrative Analysis of Spirits' Banquet Poem Reciting in the Tang Fiction" in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3 (May. 2014), pp. 84-94.
- [Song] Li Fang, *Tai Ping Guang Ji* [Extensive Records of the Taiping Era] annot. by Wang Shao Y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6).
- Li Jian Guo, *Tang Wu Dai Zhi Guai Chuan Qi Xu Lu* [Legends of Anomaly Fiction in th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1993).
- Li Peng Fei, *Tang Dai Fei Xie Shi Xiao Shuo Zhi Lei Xing Yan Jiu* [A Study on the Types of Non-Realistic Novels in Tang Dynast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4).
- Lu Xun, *Lu Xun Xiao Shuo Shi Lun Wen Ji: Zhong Guo Xiao Shuo Shi Lue Ji Qi Ta* [Lu Xun's Navel History Symposium: Chinese Navel History and so on] (Taipei: Liren Bookstore, 1992).
- Wang Meng Ou, *Tang Ren Xiao Shuo Yan Jiu: Zuan Yi Ji Yu Chuan Qi Xiao Shi* [The Searching on Tang Novels: Proofreading and Explain of the *Zuan Yi Ji* and *Chuan Qi*] (Taipei: Yeewen Publishing Co., Ltd, 1971).
- Xie Ming Xun, *Liu Chao Xiao Shuo Ben Shi Kao Suo* [The Study on Original Stories of Six Dynasties' Fiction] (Taipei: Liren Bookstore, 2003).